



諸子彙函



三



門仁13
第97
卷4

諸子彙函卷之三

崑山

歸有光

文震孟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列子

姓列名禦寇周時鄭人先莊子生唐天寶初自為中虛真人朱加勃加至德二字書真經云

○天瑞篇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國

左傳鄭有原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

無識其子

者國君卿大夫絲

視音

之猶衆庶也

亦莫能知

國不足

外屬三日存內
變化自然之符

諸子彙函

卷三

列子

天瑞

年將嫁于衛日嫁行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

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

之言乎壺丘子林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

宗方城曰一篇
先頭二小蓋十
何言哉在前既
說一段了又載
說一段何言哉
三字自有深意

然夫子嘗語伯昏瞀音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其言曰有生不生生物而有化

楊升菴曰此造
化生之妙以
中虛為主

不化化物而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不化者

能化化不化者固生者不能生生生物之宗不能化

化不得不生故常生常化化者無時不

鄭少谷曰下兩
爾字乃是實前

生無時不化生無化因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

而不生不化之

化也雨爾字正實不生者疑獨獨者高妙無對

不生者往復其際不可終即代壽疑獨其道不

可窮疑其間立而不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谷虛也虛中之神常存不死玄牝之門是

楊升菴曰此老
子本章之文而
曰黃帝書則知
老子之學亦有
所得於神二字
只是虛空一個
虛字

謂天地之根縣縣不絕之意若存者若無也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

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故

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也明夫不生不

化然後能為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

楊升菴曰不口
無定名無實跡
只下一謂字自
是奇特

陶蘭亭曰又分
作四個名字其
言自妙
鄭少谷曰此就
氣上添一層此
易字其作儒書
易字看

楊升菴曰上面
說四個太字

消自息

皆自爾豈有尸而為之者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者非也

若有心生天地而府萬物而不廢乎

子列子曰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

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

有太素

自微至著變

太易者未見氣也未見氣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質之始也始者陰陽未判渾淪是也陰陽既

其性各有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

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渾淪又指視之不

此又把形氣質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希

提之此不特言

簡之別稱萬易變而為一氣一變而為七陰陽

理之妙亦是化

化之宗主也陰陽各分老少九變者九也窮

此機軸則不見

七變而為九與五行合為九九變者九也究

何物立曰以一

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理數相推

字起又以一字

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歸清輕者上為天重陽

挽後最有機括

者為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氣陽

輕清而上為天

陰氣重陽而下為地陰陽之氣

和合而為人

沖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

陽之精而後化

生生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

故曰獨陰不生

獨陽不成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

論易大傳分作
天地人說此又
分天地聖人萬
物說大是有理

陸真山曰進天
地而造化又進
而造化之所以
然

生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全備也職主也生各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通于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刑必
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
則不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
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顯之則宜定者不合所立
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
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
能合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故二儀之
物盡其清寧實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
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

王鳳洲曰此下
行又自奇特

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
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以為大鹽者不可以
為鼓涼者不可以為熱是不合其所位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
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色色
者有味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
則為形氣之主生之所生死矣而生生者未嘗
動必由之者也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
未嘗呈夫盡于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皆
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田豫陽曰職主
也如此下得來
又自奇特
陸真山曰二十
四個能字只是
造物兩字此段
又好

揚升菴曰不整
齊中整齊整齊
中不整齊如看
飛雲斷雁如看
孤峰截限愈讀
愈妙

無爲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

剛能短能長

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

浮能沈能宮

能商能出能沒能立能黃能耳能

苦能癯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

不能也

知極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子列子適衛

食于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

攬音塞

顧謂

弟子曰豐曰

惟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此過養乎

此過歡乎

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幾種數凡有若

蠅得水爲蠱

音計水土之氣相繼而生

得水土之際則爲蠅

蠱之衣

物根在水土際布水中如覆蓋即附岸青苔也

生于陵屯

屯阜也陵

阜高則爲陵

鳥

隨所生之處而變者

陵鳥得鬱栖則爲鳥

足

此合而

鳥足之根爲蟻

蟻其葉爲胡蝶車錢

草也鬱栖糞壤也車錢子生糞壤中則變爲鳥

足草鳥足根又化爲蟻蟻鳥足葉又化爲胡蝶

胡蝶

皆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

駒

掇于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

沫爲斯彌

斯彌爲食醯願輅食醯願輅生乎食

醯黃輅

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芮脊

林廣三曰晉
解胡蝶之別名
添此一句尤奇
此下又說化生
者

宗方城曰運用
數也字文藝歷

鄭少谷曰即莊
子所謂雄鳴上
風雌鳴下風相
視而風化者也

丙生乎腐蠹胥音也皆化為蟲生竈下脫無皮
為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
斯彌蟲也食鹽蟻蠓也願路黃輓皆蟲名九猷
亦蟲名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
血之為野火也鵲之為鵲鵲之為布穀布穀久
復為鵲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鵲也朽瓜之
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榆之為檍也魚卵之
為蠶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
牛曰鵲純雌其名大鵲純雄其名樛蜂羊肝三
形之內自變化也鵲之為鵲九句皆無所因感
自然而變者也宜爰之山有獸狀如狸有髮名

何叔丘曰此
句又就人中
化者言之

楊壽豐曰此兩
句就食物中易
見者言之以下
却與莊同意上
面一截說了却
把个至怪的結

老子真經

卷三

列子

天瑞

曰類自化牡相生也鵲相視而生大鵲龜蠶之
類樛蜂取桑蟲祝之使似已子也無雌雄而自
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
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夫而孕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后稷
生乎巨跡高辛氏妃姜嫄見大人伊尹生乎空
桑伊尹居伊水上既孕夢有神告曰明日水
里而顧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採桑女子
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命曰伊尹獻其君令養之
長而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此因酸
相湯年奚比毗乎不苟此異類而久竹生青寧林藪
而清寧生程自若蠅至程皆生生之物言變化
生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

按此是其之意
為世駭俗處人
人參也

始相因。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入于機。萬物皆出
于機。皆入于機。廣昭商類年奚草名青寧程皆
生何所不有入于機言歸于盡也出
機入機即是出人死生不知其盡黃皇書曰
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必有形
必有聲。無動不生無而生有。無不生有。無而
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與我殊矣。會歸于
終。理固終進乎不知也。實無終無始者而理
無差也。終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
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
生則復于不生。有形則復于無形。生于反終不
形者反虛

王鳳洲曰此良
正言死生之理
十分明白

陸象山曰此段
正言死生之理
說得自是分明

楊升菴曰朱文
公謂釋氏剿竊
其說不知天地
間且有一種說

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有先
生然後之于死。初自無生無滅。先有生者理之
形。然後之于離散。初自無聚無散也。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
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
可禦。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于數也。也。盡亡精神
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
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
歸地各反其本故謂
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
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
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心。智。形。骸。陰。陽。之
一體。偏積之一氣。

論原壤耶此類
人物佛出世子
西方豈應於此
則竊

鄭少谷曰血氣
未定方剛既衰
聖人分作三截
今此分作四段

陶蘭亭曰此段
誨人以貧富死
生之理故如此
杜詩云江上小

及其離形歸根則反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遷易無時暫
停大較有四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焉含德之厚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
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其在老耄則
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間矣其在死也
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
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土系鼓琴而歌孔

子問曰先王所以樂
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
一是以榮啓期深測隱伏之緣淵識幽顯之驗
故忻遇人形兼得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男貴豈孟浪而言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
喜得男
身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
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
寬者也

王鳳洲曰三樂
之說近人情之
論也

諸子彙函

卷三

列子

天瑞

林類年且百歲者古隱底春

屠赤水曰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為說

王鳳洲曰林類明子所樂文意欠暢

被裘拾遺穗于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之樂人人皆同人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未能自適奚其顧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

曰豫陽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子生者知必死子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

子貢中則百年之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不祈而自獲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此故無憂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見存亡往復無窮已子貢聞之不能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不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

何休曰此列
子借聖賢之名
因進止之說而
明死生之理也

宗方城曰據此
一段雖為貪生
惡死者設然禪
家有死心之論
有天死人却活
之語此中又有
深意

無所息。莊子云生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
尼曰有焉耳望其墳。宰音如也。宰如也。墳如也。
鬲音如也。則知所息矣。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而終為君子
離憂昧然而死為小人仲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
也。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晏子曰善哉。古之
有死也。生而惡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修身
慎行
此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也。不仁者之
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也。

楊升菴曰德必
至死而後定。即
反真歸根之意。
故舉死生之大
以明之。失家即
窮義之論。

徼也。徼音交。言各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
人為歸人。則生人為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
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四
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
又有人鍾賢世。墨子言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
世。而不知已老。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
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世與
而並不免于歸喪也。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生死為痛癢
者與之。溺喪

陸象山曰此段即川閣水以成川水宿三而日震世闕人以成世人冉二以行其人河世而不

忘歸者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夫之無貴也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實者非假名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音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靜虛之理即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靜虛而得其所安若至虧喪而欲鼓彌熊曰舞仁義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有得也謂熊周文王師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寃之哉謂熊周文王師頃至而昧者握必化之亦悲乎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復所謂川竭谷虛損

新世何人而能說正是此意

林廣益曰此段之意謂人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

首子集

卷三

列子

天瑞

七

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化固非耳亦如人自世音至老貌色智能亡日目所瞻察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間不可覺換猶不可識况妙于此者乎侯至後知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止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

此議以形容之

憂彼之所憂喻積惑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天者

豈但遠而無所極耶自地而上則其天果

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

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

虛之域況氣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

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

塊若躇步跼音音蹢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

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易曰乾

王鳳洲曰易云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

楊升菴曰太虎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視之則為有中之最巨

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此一人一以必敗為

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

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乎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

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

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

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為不壞混然未

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夫天地

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

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識為大遠

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

王鳳洲曰未後
一轉却曰來不
知去去不知來
蓋學道之人不
當若此十有無
來去也禪家却
出于此後面一
轉解問

于壞遇其壞將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
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
器質與天地頤設也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
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此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
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末後一
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學道之人不當容心。于有無來去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
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身非汝所能有塊然而自有耳

蘭亭曰圓覺
所謂今者安身
在何處便是此
意

陸象山曰今天
下之如同氏誤
聽國氏者豈少
哉

有非所有而兄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
地之委形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順也。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委順順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也。蛻音稅人相代如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
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今行處食息皆強陽
所以然下句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
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
盜也二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

此處至日晴利
此則朱公之術
也。未稼等皆天
所生在外者一
身之陰陽亦宜
我有此亦天地
為之也。

施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亢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以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

鄭步谷曰：此段
意言人在天地
之間，盜竊天
地之所有，以為
生。故如此形容，
所以為異端。

有。天尚不能生，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生，豈能有物？此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無盜則外內不得異也。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理不相離，認而

屠赤水曰聖人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于如

有之心之惑也此見方寸與國民之盜公道也
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無私則公之名
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無私則公之名
滅矣今以犯天者至有公私者亦盜也
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
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
即而無心者也
今愛客天地間生身耳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
事無公私理無愛客者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
耶孰為不盜耶
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楊南峰曰此篇凡九段自首至而無不知也
而無不能也為第一段自首十列子適衛至之

於息焉及其極矣為第二段自首孔子遊於太
山至能自寬者也為第三段自首林類至得之
而不盡者也為第四段自首子貢倦于學至唯
聖人知所與知所去為第五段自首或謂子列
子至俟至後知為第六段自首杞國有人至吾
何容心哉為第七段自首辯問乎丞至胡可得
而有耶為第八段自首齊之國民至末為第九
段自首叙萬物之化生第二段重精神各歸
其根第三段重處常得終第四段重以死為

樂第五段重聖人知所與知第六段重成虧
第七段論天地難終難窮第八段看生與子
孫皆委末段重天時地利為公人欲即私故
分盜之公私以救之筆力莊子也奇幻莊子
也識見亦莊子也舉業家不可不讀不可不
熟

○○湯問

列子

殷湯問於夏革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字子棘為湯大夫莊子湯之問棘

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無物今惡得物

今

林虛堂曰物雖目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矣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極好

以有物由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

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殷湯曰然則物

今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

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

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

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措言也

楊升菴白數語
蘇莊子有始也
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也者一樣
語原

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于視聽猶未歷革曰
不知也非不知也不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
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然無極之
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
之盡何得有所謂無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
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
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
有極有盡也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
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

遷齊曰此亦
務為高遠廣大
之言

斗載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
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人民猶是也問也
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函人民猶是也問函
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
異是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遠西邪國南濮法北祝栗謂之四極按四海
四荒四極義見矣知其不異問則是是矣故
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
萬物者天地容食湯物也故不窮乾坤合化陰
天地者太虛也流形代謝相因不生于一含天地也故無極地
生不盡于一形故不窮也

方希若日大小
相合合容也譬
如死在椁土椁
在朽上朽在泥
上泥在柱上柱
入在地土小大
相乘載物物皆
然不可窮詰也

籠罩三光包羅謂海大則大矣在大虛之中則
如有如無耳故凡在在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
少相應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于一地
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
其盈虛測其度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
者乎夫太虛無窮天地有限以無窮而
不知也夫封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
窮十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遠廓巨細之無垠
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于當年味
然而俱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
媧氏媧音瓜古鍊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
是使天地之闕不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
能鍊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心

列伯溫日析天
林絕地維北背
務為駭世之言
天頂西北此造
化三微妙處若
注蓋則星辰
日月何以見盈
縮何以為晷夜
地有上下四游
之說天如雜子
則安得有柱有
維

以器質斷鼇之足名巨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
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
之問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為折天柱絕
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
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
短乎有異同乎革曰渤海今遼東郡之東不知幾億
萬里有大壑焉山海經云東海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
霧云東注無底之谷不可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
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閼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

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其中有五山

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二曰瀛洲。蓬萊。此三神山

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不死之藥。皆在焉。宋至望之。如

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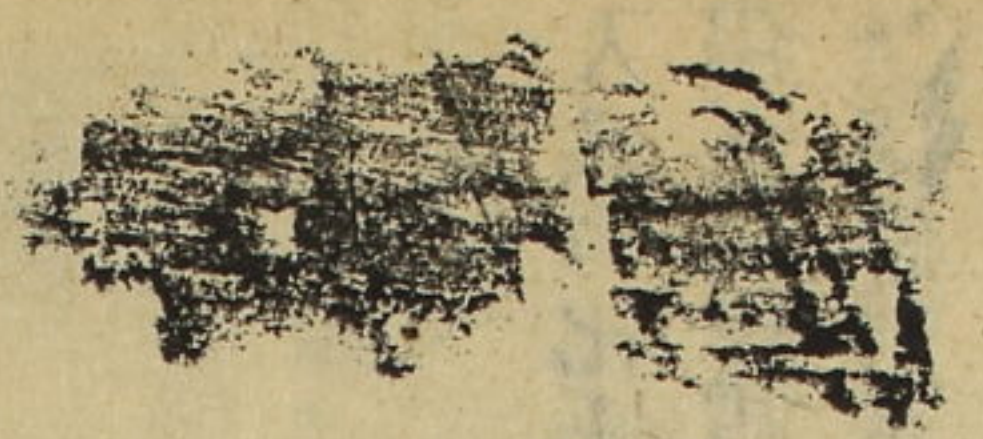
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

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

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錢鶴灘曰。將山海名物各舉其極。以形容化工之巧。不徒寫空之語也。



相往來。有不可數焉。數色主反。五山之間。凡二十八

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而五山之根

無所連著。此推之。凡有有形之山。猶浮于海上。以

中故無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

所根蒂。毒之也。訴之于帝。帝怒。流于西極。夫羣聖之

居。乃命禺彊。禺彊。禺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

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

使巨鼈十五。列仙傳云。巨鼈戴蓬萊山。而打舉

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鼈戴蓬萊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番。音翻。更六

楊升菴曰。五山之仙聖。十五鼈之三番。龍伯之釣。鯨魚之怨。龍伯皆寓言也。今所經多有此加。三十三天。香積。兩正。淨土之類是也。

焦弱侯曰龍伯
焦僊修短之極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鰓，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數色主反，算計也。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鰓頭之所戴，而此六鰓復為一釣之所用。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鰓鵬方之猶蚊蚋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選者，巨億計。帝憑怒，憑音慣，大也。侵滅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人焉，大人之國。河圖王云：從崑崙以

焦弱侯曰龍伯
焦僊修短之極

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萬里得僊僊國。僊音譙，僊僊短人，國名也。史記曰：僊僊，西南蠻之別名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詩合神東北極，有人名曰誦。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靈者，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大椿木名，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芝生暮死，簡文云：歛生之芝也。朝生于朝，死于晦。春

東周野曰丹靈
大椿之極言世
壽天之極言世
人所見者小豈
知天地間有知
此廣大之所乎
昔西禹言却又
以禹益堅三人
實之

夏之月有螻蛄者謂螻蛄也因雨而生見
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十洲記云水黑
色謂溟海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
名為鯢鯢魚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莊子云鯢世豈知有此物哉
其所常聞雖語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之猶將不信焉夷堅聞而志之
與銘正反志記也夫奇見異聞
直空言謠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
寺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亦古博
者江浦之問生麼蟲麼細也公果反其名曰焦

林止山曰鯢鰐
反鰐大小之極
是因語人之論
又生麼蟲之說
小之而又小者
也渠翁古知音
則莊子聽之以
耳不若聽之以
氣聽之以氣不
若聽之以心也

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
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在諸反揚眉而望之
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鰐俞古之
入鰐師曠方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音致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
未聞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
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
視聽者未能見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至微之物也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同齊三月心死形廢謂
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神者寂然內照塊然見之
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內照塊然見之
若嵩山之阿以有形窮于神明之徐以氣聽氣

方希古曰此考
工記之說蓋言
形氣之不定所
以見進化也才
物而觀則其性
實物各一性
不得而相易物
物各全其生物
物各全其所但
物修短皆造物
之理孰為異孰
為同此數語却
目端正

任其自然而
不資外則也
于空寂之域
音未足以喻
為礪也
已憤厥之疾
枳焉
山下入
黃河
地氣然也
已生皆全已
識其修短何
以識其同異
哉
萬品萬形萬
性萬
平普
若雷霆之聲
以有
稱反
齊州珍之
度淮而北而
化為
鵲不踰濟
濟水出王屋
山北而化為
枳焉
鵲不踰濟
濟水出王屋
山北而化為
枳焉
鵲不踰濟
濟水出王屋
山北而化為
枳焉

王能谷曰此章
言似迂門然形
若不已之意却
甚有味昔氏言
晉地大士初修
行時窮若無所
見將下山遇人
于水邊磨一鉢
尺問之曰磨此
何用曰將以爲
針大士笑曰鉢
尺可爲針乎其
八曰今生磨不
成後王亦磨不
成王亦大悟自
而音地而成道

不執則鉤于今足不願
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
太行王屋二山
在河內野王縣王
屋在河東東垣縣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
愚公者
九十面山而居懲山
北之塞
迂也聚室而謀曰吾
與汝畢力平險指通
豫南
達于漢陰可乎雜然
相許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
損魁父之丘
小如唯阜
如太行王屋何且焉
置土石雜
曰投諸渤海之尾隱
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
遂率

此言以爲直
盜于學者若人
皆存此心何人
不可爲何事不
何成也

楊升菴曰東坡
云徐徐而爲之
十年之後何專
不至但恐此意
不至行之不力
耳東坡語甚淺

子孫荷

胡可反

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

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

孀寡也

有遺男

始龀

初月反男女七歲毀齒謂之鬈

跳往助之

跳音調躍也

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

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

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

曲智叟以應

此音無屈其理

操蛇之神聞之

五若初元得來
妻之婉一辭之
業一湯之又目
新交之純亦不
已即此一念也

大荒經云山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

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矣夫九層起于累土

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瓠落之與牛劍相磨

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五壑消盈無所

致疑若以大小遲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公之

至心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厓

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于旦夕者間歲暮而致歎取美于當年

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而爲曠息忘

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

陳廣野曰舉一
念之誠天常亦
不獲其忘也蓋
實言足以嚴世

楊遂菴曰卷八亦能伯之類此必古來相傳自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太書之資耳

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井山之愚與妻婦之孤足以隔河曲之智噉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夸父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須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

夏氏曰夏氏與湯問答此夏氏即一夏在耶土章以神聖起語可見文

方壽天歲夏氏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天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用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遠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非用心之所逮故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齊

林茂貞失此章
自經旬乃歆言
禹之所見也

反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
悉平周以喬陟喬陟重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
領狀若甌甌甌音擔甌直為反頂有口狀若負
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郭璞云今河
中如車輪許大潰沸涌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
源分為四埒注于山下山上水經管一國無音
不悉徧上氣和札厲疾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儕
宗友等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類也

陳琴川曰因穆
王八駿之說又
於此添作一証

林虎奎曰此又
因齊國遼海而
南放于瑯邪之
事添此一證說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
夭不病其民率阜率息也阜盛也阜有喜樂亡衰老
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
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
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并遊過其
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愾昌
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
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
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

語幾冠舉者言
幾乎剋日而可
行也此等言意
亦不過謂天地
之外更有勝十
人之耳目所見
者也

張東沙曰此語
吾書中亦有之

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
卒百萬肆疑視禍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羨于
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
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
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于齊國豈知
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
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南國之人祝
髮而裸祝者斷截其髮也越人斷髮文身以避
九國之人裼巾而裘裼音未方言俗人怕中國

言此欲廣人之
見耳

方初菴曰列子
之意不過曰天
地之內固土不
同風俗亦異豈
必皆如中國而
後為美我之所
好安知非彼之
所惡哉

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
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
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
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于賢智慎到曰治水
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越之東有輒沐
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杜預注左傳云人
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不以壽死曰鮮謂
少謂之宜第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
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炎去吉
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朽音然後埋其骨廼
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晉太子言目典
長安近遠之說
相類此章之意
蓋言遠近是非
不可以一理定
也

柴積而焚之。燠則煙土。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亦見墨子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字。林云。涼微寒也。及其日早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

方希古曰。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其絕也。莫絕。同即公孫龍髮引于鈞之論也。

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青或互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皆平皆均。則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于器均。理無不至也。髮均。髮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也。今所以絕者。猶輕均也。其絕也。莫絕也。若其均。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也。絕理言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達理也。不絕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者。墨子亦有此說。爲綸。苾鍼爲鈞。鍼針同。荆蓀爲竿。蓀本作條。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鯉魚其大盈車。於百認之淵。汨流之。

宋濂溪曰此典
補且子之弋
優丈人之承
言意相類

陳子淵曰
治天下若平

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甘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
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
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蒲且子古善射者且子余反弱弓纖繳音乘風振之連雙
鷁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
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
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
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

其心則弱可制
強盤可制重即
老子系能勝剛
之論

何叔丘曰此章
形容心專于氣
人有不得而自
由者其言亦有
深味雖似迂闊
而不迂闊若明
道日一百四病
皆由他心須由

諸子叢刊

卷三

列子

湯問

天

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
者以諷其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
求治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
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
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齊嬰志弱而氣彊故
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
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

我始得此語又
高然列子之喻
氣質之性之心
也明道之言理
性也必以理性
化氣質之性而
後心可自由

均于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魏世華佗能剖腸易胃煎洗五藏天下理自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

解大紳曰一詩
無緣更變四時
蓋舉一以驗之
也

指鈞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年不能成二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歎曰：又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音屬

宗方城曰此言言其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聞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規可知其為寓言也

春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當夏而叩。
羽弦以召黃鍾。鍾羽水音屬冬。黃霜雪交下。川池。
暴沍。得冬氣。故。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凝陰。水凍。
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
變四時可知且欲并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
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師襄乃撫。
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
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
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四。大旱也。鄒衍之吹
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言或四也。

廖明河曰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因上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

律。鄒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
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并方有地
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以以加之。無音。彼將挾
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
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于秦青。二人並秦
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
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
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
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娥韓國之善歌者。置糧過雍門鬻
歌假食。過音戈。雍音邕。雍地名杜預。曰齊城門。旣去而餘音繞梁
。攲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

之神妙也技能
如此則學道者
豈不有至神至
妙之事乎此又
其言外意也

王龍谿曰此言
天下之事無釋

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里老幼悲愁
垂涕作十里一才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
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鼓舞弗能自禁
禁音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遺也故雍門之
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放上聲效也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
善琴又善哭以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
哭于孟嘗君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
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陰率

信果于誣理哉
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此一章斷切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

王鳳洲曰此篇凡二十七段其議論大抵是
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爲
此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首章以
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
莊列之書當別具一眼
湯義仍曰篇中句語每與莊同出於列子又
是一機軸矣

吳一熱睡矣

魯義伯曰：國中何能無琴？琴者，同也。故曰：琴者，同也。

琴之書，當以具一耶。

不精則皆然。若琴瑟，章求義，雖限不可出。精

此，則觀之篇，雖以某事，亦自其和。此首章以

卦，亦小見。自其和之入，不映世界之觀。大姑，

王鳳騰曰：出篇八二十，十畢，其篇篇大，其

無以安者
用此一

計果于結，此

亦皆此上之也。雖背事實之言，此一章，雖對而無時正，以入。

無粗皆有造于
神妙者

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露

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合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

想，象猶吾心也。言心聞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鍾子

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

山，反還，奔音奄，日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

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

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

殷海岱曰偃師所造木偶也趣走俯仰如人歌余律舞顧節如人舞招左右侍妾如人木偶而能行能舞猶可謂從何出此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類此

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趣音趨信人也巧夫鎮其頤鎮音鎮曲頤也又五感反鎮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瞬音瞬目偃師大懼音懼伏也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

蔡曰石曰此言人之巧乃能奪造化况造化之巧乎徐匡岳曰雲梯飛為與雪峰木柱相類輪翟自謂極巧比之偃

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生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王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直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夫班輪之舉物極以法近惑豈謂物無神主邪班輪作雲梯雲梯墨翟之飛為自謂能之極也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鸞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墨翟弟子

師不足言伎能矣

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不敢數之也。其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國策云。更羸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第子名飛衛。學射于其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梃。牽梃二年之後。雖雖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亞次也。一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蓬懸虱于牖。毛音南。

解大神月視風如輪即如扁鵲學區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亦世間所有之事然不精于學者不可與議也

方希古曰金曾遊淮識軒路分者年七十春秋大閱第一等年得之渠云初取王幸遇丁六合山幸欲射之斬手執短木鎗曰汝發三矢射我不中即降我

諸子彙函

卷三

列子

湯問

三

面而望之。旬日之間。陵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視風如輪。則餘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射亦皮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強弓勁矢。貫虱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扞。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

辛發三矢為擊
落地辛遂拜之
紀昌飛衛豈誣
乎

廖明河曰此說
似迂第今人緣
竿履繩而躡履
者則知世間自

為父子。剋臂以誓。淮南子云中國娶血越人不
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
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
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
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三接而後成器
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也。汝先觀吾趣。趣行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
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
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有子言此不
通以為人間之
技。且有此神妙
紀學道乎

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
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轡銜之際。
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于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
脣吻之和。正度乎。智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
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
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
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
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師定字曰捕寫
師彭極處

心閒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
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響之然後輿輪之外可
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
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太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敗踐
者此心不爽體不間故也心夷體閒即進止有
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于身乃
可行之于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
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魏黑卯以暱
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嫌殺丘邴章暱嫌私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
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言粒而食順風而趨雖

怒不能稱兵

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耻假力

于人誓手劒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曰
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智受矢鏢
鏑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祝來丹猶雞鷩
也鷩音冠生而須哺來丹之友申他音施或曰
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
丹垂涕曰願十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
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
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
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回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
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
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言其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
壁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

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
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
子與齋七日與音晏陰之間晏晚跪而授其下
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丹遂
執劍從黑卵時黑卵方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
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
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
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招一作枯來丹知劍之
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

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

噬音益
疾上也

其子曰疇昔求

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

彼其厭我哉

厭於染反
一作壓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

獻昆吾之劍

昆吾龍劍也河圖曰濊洲多積天
名昆吾可為劍尸子曰昆吾之劍

可切

火浣之布

浣音緩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
州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

日火

其劍長尺有咫

音止入

練鋼赤刃用之切

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

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凝乎雪

此周書
所云

皇

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

